

修訂日期: 2009/04/22 發行日期: 2009/5/9

發行單位: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 (CBETA) <http://www.cbeta.org>

資料底本: 卍新纂續藏經 Vol. 59, No. 1097

原始資料: CBETA 人工輸入, CBETA 掃瞄辨識

No. 1097-A章服儀應法記會本序

經曰如來者慈悲之聚也其有施為皆自此而出矣博矜生死苦之長教以使出之所以說法八萬四千依此而行者能盡苦之邊際矣愍念一切之與佛不同則斯修未究竟也積篋成山從微之著不可以為難若不依修則背孝順之心違慈悲之心非唯不能自得脫大逆慈救之恩也論其慈相則雖觸途不漏生之所重在身命故嚴誠害生命由殺所得食肉亦制焉若蠶綿也害命天生事與肉均淪瀾爛蛾非可忍之痛者沈侯之極誠梁帝之嚴懲垂在方策祖師以為足令心寒形慄流涕而無已於茲裁此章一卷以廣其意遠曉未聞於戲此書雖存綺羅之衣繒纈之服鮮矣絕之者滔滔世流不可是論餅盃親身之徒雖聞斯誠等長風之激空林雖詳斯文如越人見秦之肥瘠儻徧身不能者帽幘勤之非業自絆者為何耶若為以防寒凍者宜審思之古云非帛不煖非肉不飽矣其肉既不茹於帛曷忽之乎若為以飾僧儀者所謂癡賊竊狐裘而反披愚夫盜珠璣而倒著者乎不知其非莊嚴也哉展轉來者雖言無殃似不誣而大欺者也往者所不諫來者庶幾聞義徙矣芝祖嘗為之記發其蘊矣其本別行有見者不便良信公也大有荷法之志此夏會兩本鋟梓而行因使(余)作之序余為歎息於斯書也久矣以故不憚[糸*爾]縷若有人言歟是書既存于世今之所作恐煩累乎或樹或石不厭厥多者期將來也願求永流無窮遠布遐陬章服離非僧儀應法矣。

正德三歲次癸巳六月十一日南京西山菩提菴比丘愴真題

No. 1097

釋門章服儀應法記(并序)

大宋餘杭沙門釋 元照 述

感通傳天人問曰前所製章服儀靈神感喜自佛法東傳六七百年南北律師曾無此意師何獨拔此意祖師答曰余讀智論見佛著羸布僧伽梨因懷在心及聽律後便見蠶衣縱得已成斬壞塗唾重增景仰又見古昔高僧咸皆著布復見西來梵僧咸著布[疊*毛]由茲興念製此儀文斯乃發起之元由述作之大體文理高邈引用該羅不得其門莫窺其美徒知申釋但費辭章是以竭鄙思以幽求訓諸生之勤請擊揚遺化敢睇驥於前修衍布慈風庶指南於來學云爾。

紹聖二年安居中於淨住寶閣絕筆

釋門章服儀

題中上二字通標教宗以章服之言貫於道俗故須標簡意令無濫下三字別示制法以檢身誘俗形服為先故特申明意令遵稟釋是佛之姓氏以氏而名其教門者限於內外舉物以喻其宗左傳曰衣身之章也注云章明貴賤先王制五服各有等差尚書孔安國傳曰天子冕服十

二章日月星辰(此三取照臨於下)山(興雲致雨)龍(變化無窮)華蟲(即雉也取耿介此六畫於衣法天之陽也)藻(文章)火(炎上以助其德)粉(潔白)米(能養)黼(斷害)黻(背惡向善此六繡於裳法地之陰也)皆為百王之明戒以益其德諸侯自龍下八章大夫藻火粉米四章士藻火二章庶人則無章服之名出於儒禮釋門法服雖無差降體色量三竝須應法堤條長短三衣各異皆有所表故有同焉業疏云章服被於外容戒業充於內報是也未俗無知乃謂紫染為章服者可謂名不正矣儀即是法下之十篇纂集聖教裁量制度申釋理趣垂範後世凡為道眾皆須則之。

神州沙門釋 道宣 述

撰號中河圖云崑崙東南地方五千里號曰神州亦稱赤縣蓋多神聖所都又是陽明之地故也州縣皆都邑之通名準業疏云神州一統約受並誦四分之文又云此方赤縣曹魏已前等審是通指震旦一國非局於京兆也餘如常解不復煩詞。

有漢陰沙門告於秦山開士曰僕聞慈濟之道通古之所式瞻弘施之方由來於焉景仰豈非仁育成化則覆燾冠於兩儀攝御開業則惠澤逾於三大固當恢廣夷路顯性命於四生疎解精靈暢慈悲於九有。

序中初設竇問古賢述作多有此體或假設他詞或實有其事問答相持以為發起初科漢陰即楚地水南曰陰楚在漢水之南故也秦山開士即祖師自謂秦都長安關內皆屬秦地然本山谷之名故稱山焉沙門開士皆出家人之通號上標所告人僕下申所告事有三初敘仁慈博施古今所重式瞻景仰皆謂人所尊敬方法也豈下次敘如來用此建化利生上二句示佛懷仁育即大慈悲非慈不能成化覆燾謂普被羣有功超天地故云冠兩儀也燾亦訓覆下二句明設教攝御謂統攝羣機開業即隨宜施教恩過化境故云逾三大謂三千大千也固下三敘比丘稟教理須弘闡上二句明利他恢大也夷平也夷路即指二乘顯性命者示其本性令開悟也胎卵溼化六道受生不出此四下二句明自利疎開也精靈即自心暢舒也三界別開則為九有欲界為一色無色界各有四天皆眾生所居有漏之處耳。

比見諸沙門威容崇盛言行殊倫深登耆域之譏重納隱侯之責蠶絲被體非華綺無以肆其心柔茵仰藉非輕輦無以安其慮衣食斯恥既失德於儒宗聖種頓亡固喪道於玄府。

次科初敘儀貌可觀深下次明服飾乖謬又二初斥其奢靡登猶當也耆域出僧傳神異科天竺人周流華戎無有定所嘗譏眾僧衣服華麗不應素法後欲還西竺眾請留一言為誠域乃昇座告眾曰守口攝身意慎莫犯眾惡修行一切善如是得度世偈畢辭去餘如傳中隱侯即南齊沈約字[优-尤+木]文封為隱侯撰究竟慈悲論廣引經論極誠肉食蠶衣如次篇自引肆猶快也茵即牀褥衣下次斥其違教上二句違儒教論語云士不恥惡衣惡食若恥未足與議也下二句違釋教律制四依一乞食二糞衣三樹下坐四腐爛藥一切聖人依此修行故曰四依聖道由成故名聖種玄府即目佛教或約衣之染色或據法之玄妙二義竝通有作聖積字誤。

是則專門靜訓徒張誠誥之儀遵途蓋寡妄設譏遮之約將非正法頽紐終於千六百年乎。

三中初敘違教上二句明師訓無益此指祖師專業律部以訓其徒靜亦謂專一無雜慮也下二句明資不遵稟誠誥是勸誘譏遮即訶斥約制也將下次疑法滅此文顯慶二年撰逆推像正一千五百九十六年頽紐謂如綱紐絕也。

輒以所疑請為披釋。

四中正像各一千年末法萬年纔當像法之中而正教將滅何其速乎。

開士曰自法王利見盛開導於慈悲博愛之道寔津梁於品彙欲界亂善尚兼濟為言初色有靜緣亦四弘為導首況復道超區宇德跨樊籠非安忍於不仁豈容情於殺戮斷可知矣。

二主答中初科為二初敘教旨如來出世響合時心故云利見語出周易上二句推教令開誘多門要歸在此下二句彰功益津濟橋梁相似法故品彙即羣生彙類也欲下二引況初舉世善欲界下自四州上至六天非欲不生故名欲界輪王十善散心持守對上定業故名亂善兼濟即仁慈十善以不殺為始故曰言初色有即四禪天靜緣即定業修四禪定得生彼天仍行四弘得為梵王即四無量心慈悲在先故云導首況下次況聖道上二句彰勝德下三句明相反區宇樊籠竝目三界超與跨皆謂高出其上斷字去呼定也。

卿不聞乎重為開引肉食之與蠶衣隨機開制損生之與害命終期頓斷是知適化之舉玅以達性為功攝用之略畢歸資理為務但以淳源久謝澆風不追遂使袈裟有變白之徵沙門絕搜玄之路擁膝長想伊何具言。

次科初二句召寶審聽卿是尊貴之稱古無節制今獨一人餘不可用肉下二引示元由又三初敘其開制小乘諸律竝以魚肉為正食但非專為我皆許食之蠶綿為袈裟但非蠶家乞求皆聽服之至于方等大乘始加制約楞伽斷肉食鶩掘誠蠶綿至後涅槃一切永斷莫非機有利鈍故使教有開遮損生害命語別義同對上二事故重言耳是下顯教意上二句決上隨宜意以人根萬差不可一槩適時而化意存達性故有權開了悟己心謂之達性下二句顯上頓斷意攝機用教既為資理故須永斷略即是謀資助也理即本有常住佛性眾生自迷諸佛已證今欲稟教學佛修顯必須行慈安有害物而得成耶但下次嗟其訛變淳源喻佛正法中夜入滅後夜不如況至像法乎謝替也澆謂醜薄不能反正故曰不追衣變白者表法門淡薄徵驗也人絕搜玄者謂不學道也摩耶經云佛滅一千三百年後袈裟變白不受染色若準付囑儀云佛令阿難將僧伽梨往須彌頂起塔供養又敕帝釋紛雨新華仍告風神去其萎者諸比丘問佛佛言慮後袈裟變白也今時目覩實為痛心豈非魔外壞滅吾教乎悲哉擁膝即趺坐伊猶是也。

彼沙門曰僕本漢陰荆楚外屏薄蒙餘慶叨倖望蹤每聞變俗形服為入道之初門靜處思微樹出世之元旨至於衣食之累久捐擲於俗塵見愛之纏未解散於胸臆所以不遠千里問道三秦至止已來更新其致。

三重請中初敘自慶而稱僕者示卑下也荆楚皆州名望於京兆謂之外屏蒙餘慶者上所庇也意言邊屏之人賴承他庇而有所遇是為叨倖叨濫也倖謂非分而獲望謂瞻慕蹤謂主人之德業每下二敘所聞上二句聞形服之功下二句聞修心之要靜處是道緣思微即觀行樹字上呼元大也至下三述所懷上二句敘念道忘事衣食資緣是人所急久已棄之則其他可知矣

次二句敘昧教持疑見愛即二惑未解散者多疑壅也言此以為請教之張本下四句敘尋師求異不遠千里忘其勞也出孟子漢書項羽入關分秦地為三國章邯封壘王司馬忻封塞王董翳封翟王遂號三秦後為高祖所破更新其致更字平呼言所聞見異於昔故。

向蒙餘論薄示規猷而昏識未萌倒情難曉請重書紳廣開衢路庶使儀形有據法炬之照常明幽途重朗道樹之風逾遠。

次科初指前粗略猷法也萌發也請下次重請廣明初二句申請論語曰子張書諸紳謂聞孔子言教則記於紳帶衢四達道也庶下彰益上二句住法益炬喻正法流通無盡故曰常明下二句開迷益樹取道化徧布無涯故曰逾遠。

余重論曰原夫道隆下土綱領一焉理則廓紛累於清心事則顯嘉相於形有良以正道玄漠長劫之所未窺靈胤昭彰含識於斯攸仰。

四許陳中初科初明教之大要下土三界則指欲界四州且據閻浮教門雖廣理事兩端如網之綱猶裘之領廓空也嘉即訓善心冥空寂動無滯迹形具威儀外生物善乃知理事不出形心形心非他理事不遠即是三學亦名二諦良下次明佛出始聞正道即上理事玄漠言其幽遠非易知也窺即訓視靈胤昭彰即如來降世含識即目羣生識蘊色中謂之含識攸語詞仰賴也。

是知鹿園創啟鶴樹終期開萌濟世之摸昌示容光之迹鬢染之異變俗習之生常量據之儀必幽求於正檢。

次科初敘一化所明鹿園在波羅柰國佛始成道於中度五俱隣開化之初故云創啟鶴樹即娑羅林此翻堅固佛臨涅槃色如白鶴由此示滅故曰終期濟世摸者通目三藏昌盛也容光迹者別指形服也鬢下次明事須考教上二句示鬢染之意次二句明製造之法既為革俗義不容非凡欲量據事須依教幽深也正檢即律部。

且四含八藏難用備尋一襲三衣何容昏曉既是釋門常務無時不經義匪妄存事符真教固使住法萬載唯承形服之功出有三聖咸祖前修之業。

三中初二句舉難況易梵語阿含此云法歸謂眾法門所歸聚處長增中雜謂之四含長破邪見增一明人天因果中明深義雜明禪定八藏者經律論三藏外加一雜藏大小各四故有八也史記音義云衣單複具為一襲昏曉謂昧爽時未分晝夜也意謂衣法乃大藏之一事名體是非不可不辨既下次顯事要須明衣食資身皆要食則有持衣則常服尤為急要故曰無時經猶用也符合也固下彰功深益廣固實也萬載趣爾為言近接慈氏遠通諸佛三聖即三乘聖人祖襲也往古聖賢謂之前修今屬吾佛或指諸祖。

今略為子位以十篇隨篇組織務光陳迹。

四中今為子者雖酬來客且為發起立言之意豈止一人于今受賜垂及後世何可窮也組織說文云作布帛總名乘筆著撰事有同焉陳迹即佛之遺教老子云詩書禮樂皆先王之陳迹今借用之下列十篇前九竝事後一是法九中初名二體三功四色五至九竝製造也。

製意釋名篇第一
立體拔俗篇第二
勝德經遠篇第三
法色光俗篇第四
裁製應法篇第五
方量幢相篇第六
單複有據篇第七
縫製裁成篇第八
補浣誠教篇第九
加法眾護篇第十

制意釋名篇第一

篇目四字即下兩門初門則究佛本制制必有由後門乃解佛建名名必有義此二法爾必在初明。

形服之所感人懷生務本道法之所迴向啟化初源。

制意中初科上二句明能服懷慈感人謂警動自心則能起行下濟羣有謂懷生也上求佛果謂務本也下二句明所化歸向道法通目佛教不出三乘謂歸從佛道者始因覩相則知儀服是教化之始故曰初源。

故釋父逾城途經林澤行見獵者服以袈裟便脫寶衣買得麤布僧伽梨即而服之成正覺道。

次科化儀中初文釋父即釋迦如來經云我是一切眾生之父智論云菩薩欲捨親出家求無上道中夜起觀見妃后采女狀若臭屍即命車匿令韉白馬半夜踰城行十二由旬到跋伽婆仙人住處以刀鬚髮持上妙寶衣買麤布僧伽梨於尼連河邊六年苦行等。

及開化也若自若他創染玄綱先乘此服故善來聲發俗衣變而成法衣八事隨身如善見說羯磨等受先立形同正儀故律云彼鬚髮著袈裟與出家人同此誠證也。

次科初敘意玄綱亦目佛教乘猶被也故下引示初引善來佛世根利凡投出家一言召之即感具戒由是初果機教俱聖不假鬚染自然變化六物外加針線及斧子為八事下指所出善見又云善來比丘威儀庠序如二十年學法者次引羯磨最初善來次立三語八年已後制羯磨受邊五中十尼二十小年曾歸難緣遣信故云等也先立形同即受緣中出家相具下引律證文見大小持健度。

斯何故耶良由非變服無以光其儀非異俗無以顯其道也括其大歸莫非截苦海之舟航夷生涯之梯墜。

顯意中初文上句徵起良下釋通有二初據近意外表形同諸聖即光儀也內表懷慈求脫即顯道也括下次明遠意括大歸者開方便也三界六道眾苦逼迫無邊無底故喻海焉法服可度而至彼岸故如舟航截越也二死盡際謂之生涯等覺未出卓然高險法服可登而昇樂故

如梯墜夷猶等也二句意重以義分之上約小教下對大乘詳之可見。

故賢愚經云服此法衣當於生死疾得解脫。

次引證中初文賢愚經即佛因地曾為金色師子唯不傷害著袈裟人時有獵師身披袈裟密以箭射師子奮起欲往害之見披袈裟故作是語如文所引遂忍毒而死餘如業疏記具引。

故梵王布化存生而立運通釋尊垂範亡我而捐罪福傾五住於心塵排二死於內外者也。

。次科梵王色界天主以十善四弘教人修奉而獲福報即為運通福盡墜墮則為迺否也亡我謂空其妄計捐罪福者息三途業棄人天果上即業道傾五住即煩惱道三界見惑合為一住三界思惑離為三住及無明住排二死即苦道三界分段界外變易二種生死故云內外排遣也。

。是知戲女一披歷長劫而依脫縛獸王纔見忍死苦而識歸心誠不虛也。

三中智論說蓮華色尼過去曾為戲女曾披袈裟作戲以是為因值釋迦佛得阿羅漢故云依脫如鈔記具引獸王即上賢愚師子緣。

問已知制意未識何名。

釋名中初敘問。

答尋夫西梵之與東華音義乖越聖種之與凡習理絕名言故薩婆多論云如來立此三名異於外道也斯則三名出於金口殊非管識所籌如彼呪詞祖而不譯也或以名含多義從本不可翻之。

。答文初科初敘意上二句明兩土音異次二句明聖智難測故云絕名言也故下次引示三名即三衣梵號斯下三結顯凡習智狹故云管識謂於管中窺天也籌謂度量也舉呪為比彰其祕密祖謂相承而已上以祕故不翻或下約多含故不翻多義如下所出上即五不翻中二也三此方無故不翻袈裟亦有此義四順古不翻如阿耨菩提等五生善不翻如般若羯磨等。

。自道化東漸經律所傳號曰袈裟通稱法服然則袈裟之目因於衣色即如經中壞色衣也聖色異俗有目同知知何等衣但見其色即目此色為袈裟衣。

。次科初示二號道化即目佛教漸音尖入也袈裟如下自解法服謂合於制度然下別釋袈裟集音單作加沙後謂氈衣例加毛字至葛洪字苑始從衣耳外國凡不正色通曰袈裟又凡艸木葉皮花果不成五味雜為食者亦曰袈裟皆取不正義耳鈔云此翻不正色染如物故壞故云壞色所出非一故通指之三乘皆爾故云聖色非是正間故云異俗意謂色相易辨故從色名耳。

。律中所顯微附衣形故十誦以為敷具謂同氈席之形也四分以為臥具謂同衾被之類也。

。三中初科二律二名皆目黑毛白毛減六年等戒。

如尼師壇本唯梵僧所坐之物如此所坐之具即而正翻名為坐具至於衣服猶迷莫練。

次科坐具彼此所同故得正翻三衣此土本無故不可練。

然經律中但名僧伽黎者未曾有法也所以者何名出俗道標此無有比相如氈被之具故名臥具也。

三中初明無譯指經律者文見多論未曾有者非世物也所下出所以非獨此無佛未出世西竺亦無由世無故且從形相目為臥具。

尋名之師依名取義即解云氈臥具等須加羯磨而捨受也論稱五過正在其人故薩婆多云臥具者三衣名也即僧祇云老病比丘持氈僧伽黎從僧乞法即其義也安用羯磨而加氈席乎縱有前聞未行其事不可虛也。

四中初敘古非論下引文斥又三初斥迷名論即成實彼云迷名生法癡隨文生五失一不正信二退勇猛三誑人四謗法五輕於聖法故下引文示律論二文名相顯著安下彰乖謬氈席重物佛不聽畜下文縱奪遮其妄計。

今以義約終須建名故文云無名相中假名相說如律名為調伏衣故文云結使已調伏乃應披袈裟也如經中內起瞋心外著袈裟無不息滅是也或經云法衣應器者謂懷道者服之名法衣也堪受供者用之名應器也。

次義翻中初科初明須立文即成論彼明說法須依二諦無名相即真諦假名說即俗諦今借彼語而意自別如下出名有二初名調伏衣此就能治行為名文云即本律偈彼云結使已除滅持戒自莊嚴調伏於怨仇彼則應袈裟(結使不出見思怨仇即四魔怨)引經會律悲華經云若諸眾生共相違反念袈裟力尋生悲心等或下次名法衣因兼蓋器此就所學法立號指經云者如雜含云修四無量服三法衣業疏云四分亦名三法衣法是軌用之名被則心行正法頗同此釋也應器多釋或云應量或云體色量三竝須應教此就人堪應供隨義不定。

深思其名聽言觀行不徒設也自餘眾名具如鈔疏說也。

二中初明意遠聽言觀行即上諸釋文出論語彼因宰予晝寢孔子呵責之詞文云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自下指餘名事鈔二衣云大衣名雜碎衣七條名中價衣五條名下衣等業疏衣藥篇云或名離塵服由斷六塵故或名消瘦服由割損煩惱故或名蓮華服服者離塵故或名間色服以三如法色所成等餘廣如彼。

問如大集云雖除鬚髮不去結使被服染衣心不離染此即去取一亂如何以分答勿迷其名當取遠致染謂壞於俗色即染而是色標故知兩據其道而捨於俗也故律中以袈裟色染五正色是如法色也。

三中問引大集懲誡之言連引鬚髮正決衣名下云心不離染是則上云染衣乃是染著之染前云染色是可取此作染著是可去兩出無歸故云亂也答中初勸令詳究染下會釋經語經名染衣謂以不正色壞於正間俗色是令離染也今乃反之故有此責兩據道者染壞俗色一也色標異俗二也捨於俗者即離染義下引律文證上彌顯。

立體拔俗篇第二

第二篇篇目中律通絹布二物今唯立布是法衣體絀絹等物無非蠶口世俗所尚今此衣體出過其外故云拔俗。

問出家據道未資形服故文云趣得支身用濟寒苦所以糞衣十種遠聖元宗自餘衣納得便受用依之修心足以度世至如律經所誡四邪五邪賢聖所許少欲知足致令有章絕假道之路俯仰犯科禁之儀形神弊於天網受持乖於正法如何通決會於趣得之文耶。

乞求中初科問中初敘儉約為本資猶假也文云即本律四分糞掃衣有十種一牛嚼二鼠嚙三火燒四月水五產婦六神廟七塚間八求願九覆屍十王職遠聖即指過去諸佛元本也餘衣即五納衣更有鹿皮艸衣等皆上行頭陀所服至下次明因奢制約智論云四邪一方(通使四方)一仰(仰觀星宿)三下(耕墾種植)四維(習小呪術)五邪一為求利養改常威儀二說己功德三高聲現威四說己所得激動令施五強占吉凶有章謂律有憲章假道謂託此興邪俯仰謂諂媚求乞如乞衣過知足等所制弊困天網喻上經律所誠意謂不求則待形所須求之則慮有所犯進退不可所謂困也受持乖法者取納不淨加不成也如下三正難相違引生融會。

答曰至聖立教隨教攝修是非利益罔不通道夫道在清心無壅為義如世夷途莫有滯者。

答中初科上二句明隨機不同是下示所歸無異顯示道義即指心體一須清淨二必虛通故云無壅下舉世事知是喻名。

今人行道事理兩分言事則俗習未亡尋理則真心體附斯則強分二諦有凡聖之殊途故張兩儀無去取之恆式。

次科俗習未亡順世緣也真心體附達緣空也斯下示離合上二句明離凡夫著有聖智冥空不分而分故云強也下二句明合事理相即義非偏舉故無去取世中常法皆有去取獨此無耳。

致使於衣知足務在無瑕事清心淨便懷入道故十種遺棄之衣世情所捨三聖服之無厭道儀所歸觀事無異俗之嫌涉理有資神之用斯則挹酌二諦寄空有而攝修歸承四依諒無媿於流範。

三中有三初明理事雙運事清心淨心即是理故下次引聖儀證成無異俗嫌者外生物善也有資神用者內發禪智也斯下結顯正行上二句明合道挹酌二諦謂以智斟酌不滯偏見下二句示應教糞掃衣乃四依之一諒信也流範即法律行不違法復何媿乎。

故有持彼糞衣遠詣遠池而洗濯者諸天欣其解脫取其穢汁用自浴身莫不以財淨而心清不以穢迹累於道也及得通外道持[疊*毛]往浣諸天遙遮勿汗吾水告曰邪心感利凡聖之所忌也以此文證故知道在清心不虛說也。

四中兩緣即寶梁經佛告迦葉之文初即周那沙彌緣達池具云阿耨達池此云無熱惱在香山之南雪山之北周迴八百里累礙也及下即外道緣忌說文云憎惡也以下結顯兩緣仍示道體。

是知求財之時如法受畜不陷刑科內不愧於戒神外無慚於負俗可也。

五中初科言如法者離邪緣也感通傳云僧之受戒有二百五十神守護若毀一重一神不在餘則常隨等沙門福田俗眾所向邪心毀戒是為負俗今則不然也。

焉得崎嶇世路婆娑恒習惡求多求喪命耶生則為佛之賊死則為鬼之囚鬣染依佛為師師教拒而不用自陳損力謂三途之可推不思此形有四山之相逼故文云死時懷恐懼者即斯人也何異蟪蛄拒轍之智勇乎不聞經論之明誠乎肉衣鐵衣隨感而至受惱受熱抑可言哉一生形體委之溝壑累世靈神繫於業道任運長赴無由返源。

二中又三初責邪求崎嶇如登巘險言其艱辛也婆娑遊處相知言其迂趨也惡求謂邪謫多求謂無厭毀害正法故云佛賊墮獄受罪故云鬼囚鬣下次責背教師教即戒律自陳等者謂不畏來報也意謂破戒尚有餘力可以推排三途之苦不思等者謂不念死苦也涅槃經佛告波斯匿王我說四山即是生老病死常來切人如何大王不修戒施等下舉戒序證上愚迷仍引比喻以責違教經論明戒經如上引大小乘教竝誠多求律中求財若以邪命激發現相等竝名非法肉下三舉因果以勸肉衣即畜類皮毛鑲衣謂鑲鑠鑠身感即心因抑猶何也形委溝壑謂此身數盡捐棄塚間也神繫業道謂識性隨業受苦無窮也赴即是往。

固當擺撥常習遵仰聖言外無犯於憲章內有涉於清蕩屬斯懷觀夫復何求。

三中撥常習者誠師心也遵聖言者令師法也外下二句即前所謂事清心淨屬下二句勸令思察屬當也斯即上文復何求者令勿為也。

問上顯求之有方則理事雙得然求之所幸有布有繒或氈[疊*毛]相乘或毛綿間獲五納百結聞諸儉徒木食艸衣偏資山眾蒙既惑焉願欣其要。

次辨衣體問中初躡前然下敘問幸猶獲也次列諸物不出絲麻毛綿五納謂五色鬪成儉徒山眾皆上行頭陀蒙謂蒙昧即自謙之稱經律所出物體多端莫知指歸故云惑也。

答日出俗五眾準的四依聖有成儀無經凡慮開濟形苦意在心清事不獲己置斯聖種而正律遮許慈悲務先得而生惱必不容納。

答中初科初明本制四依聖有成儀言可依承也無經凡慮不須臆度也心清即斷證也事不己者顯是道緣非正意也而下次示蠶綿開制遮蠶家乞求許展轉來者得生惱者損生傷道也。

故肉食蠶衣為方未異害命天生事均理一暴繭爛蛾非可忍之痛懸庖登俎成惡業之酷漁人獻鮪桑妾登絲假手之義不殊分功之賞無別是以至聖殷鑒審惡報之難亡經律具彰兩俱全斷。

次科初明蠶肉事同有四初二句宰殺同方即殺法也次二句損命同夭謂短折均等也暴下四句痛苦同律因六羣至蠶家看暴繭作聲因制乞蠶綿戒爛蛾謂湯煑蛾即繭蟲庖即廚舍字書謂主食者即以處名入也俎側呂反肉几也謂以物命懸於庖廚升於砧几酷謂毒之甚也漁下四句教殺同鮪音偉大魚也登成也假手即教他為己分功賞者謂買雇之直是下次明諸教制斷即如下引。

故涅槃象腋楞伽大雲莫不盛顯行慈昌標止殺殺為罪之元也俗戒首焉何有道宗安行其事說導創演必化之以慈仁身服所先必衣之以縵縵縵縵所成非殺不登其事安忍不思非犯無由自處顰眉撫事良可嗟之。

三中初科初指諸經涅槃四相品云善男子從今日始不聽聲聞弟子食肉夫食肉者斷大慈種水陸空行有命者怨象腋經彼云佛告文殊師利若有菩薩欲通達此陀羅尼當好淨行不食於肉常於眾生起於慈心莫作非法不淨之人楞伽經云有無量因緣不應食肉略說十種一者一切眾生常為六親二狐狗人馬屠者雜賣三不淨氣分所生四眾生聞氣生怖五慈心不生六無善名稱七呪術不成八見形起識九諸天所棄虎狼聞香十因噉人肉等大雲經第五云未來之世法欲滅時我四部眾薄福少智不知厭足乃至為衣食故鬚頭染衣其心羸獷如禿居士乃至畜諸雜色臥具食肉嗜味背捨諸佛成就不善等殺為下次彰非理又三初舉俗戒比況元大也說下次約化導反質謂言行相違豈成師誘忍服殺衣不思乖理非欲故犯豈能自安後二句傷其無識顰蹙也。

是以震旦承教全具不倫斷肉之制久行禁絲之儀莫用非為誠教不約過在迷文或可於文不迷愛沒無由將出。

次引示中初科初敘古傳教之失承傳也倫即是等非下次明失之所以上二句迷教下二句昧心迷教則由於不學昧心則知而故為貪愛所沒不可救拔將持也。

故律中蠶家乞綿用成臥具為俗所訶名殺生也佛因制戒不許服之縱得已成斬碎塗壁此則永捨之極誠也必須斷之如律中用蟲飲蟲異途同制野蠶家蠶分緣通約若純若雜俱犯於部篇自成他成咸碎於斤斧今僧迷名為非法服故不行矣如上正名想無有惑。

四分中三初引本制乞綿即捨墮第十一戒六羣起過俗人訶者律云居士譏嫌害於生命無有正法如下次舉類蟲水飲用各立故云異途蠶綿家野同戒故云通約鈔云野蠶尚犯豈況家蠶雜忽尚犯何況純作是也今下三責迷謬世以臥具為被褥前篇已辨故指如上。

故僧祇云僑奢耶者蠶口初絲事同四分。

僧祇僑奢耶蠶口初絲所謂忽也善見亦同多論云此是綿名即如後引同四分者律云若雜以毳劫貝及餘縷作竝須斬壞。

五分不許為服縱得衣財經緯俱布中穿一絲亦通制斷又極誠也。

五分一絲舉極少以況多也。

薩婆多云外國用綿成衣自有二種或細擘分布如作氈法或引成經緯即綿紬也皆不許之。

多論外國即中梵自指邊裔也細擘分布即今衣絮。

自古諸師不思教意縱是昔迷云即臥具由殺害得尚令斤碎安有道服慈忍者相由殺害得反聽受持也是知受持聖法非淨不行妄以傳之誠乖本意。

三斥古中初縱古彰非被褥尚斷豈況法衣是下舉法斥妄非淨不行謂須體如也。

故大唐塞外三垂海濱大夏諸蕃有佛法處所被道服皆資氈布無用絲綿即良證也此土齊魏名僧周隋高勝所服大衣皆資以布雖未委教闡與文同豈非慈惻之深法衣依法故也。

三中初明西梵在大唐塞北之外西域記云三垂大海北背雪山大夏即五竺之境諸蕃即己外邊方此下次敘東華道整道休南嶽天台竝皆衣布南嶽傳云師行大慈悲奉菩薩戒至如繒纊皮革多由損生故其徒屬服章率加以布寒則艾衲用犯風霜(徒眾皆爾則知非獨禪師)自佛法東流幾六百載唯斯南嶽慈行可歸余嘗參傳譯屢覩梵經討問所被法衣至今都無蠶服縱加受法不云得成故知若乞若得蠶綿作衣準律結科斬捨定矣約情貪附何由縱之思所獨斷高遵聖檢等未委教者會同大小的指所歸始見今文故知前修自然暗合。

如俗常習以布為衫通國同遵不可頓易。

四中如後隱侯具引古制則知三代已前少衣綿帛至今鄉叟其風尚存。

故大論所顯布僧伽梨者明是古佛道法出有聖標名為聖種是以大聖依而服之以為後式五分蓋坏亦同此也是知法衣應器非凡所行佛不出世則不現也故諸明達遵途莫違有承據矣即雜含云修四無量服三法衣則成慈悲者之服。

五中初引製造元緣智論如來服十三條羸布僧伽梨非唯釋迦三世皆爾表章道德曰聖標出生道果曰聖種引蓋類顯彼乃明文五分因諸比丘有用白蓋佛言此外道法因自作蓋坏令燒以為後式是下次顯出於聖智諸明達者即西竺眾聖東夏高僧也下引經證顯非凡服。

余少經律肆講至斯文無席開遮引用蓋寡深懷猜貳未敢通行隨得披服覆形而已貞觀末歲參傳譯經顧訪蠶衣方知莫用深恨知之晚矣。

六中初敘昔疑斯文即乞蠶綿戒無席開遮謂無一講席決白可否言其不明也引用寡者言其少聞也猜貳謂遲疑不決也貞下次明晚悔貞觀十九年奉詔於弘福寺與玄奘三藏翻經筆受潤色推師為妙玄奘三藏徧遊西域那提梵僧與奘同歸顧訪得實纔始無疑。

且形體所寄資於溫暖就報強羸難用通約所以涅槃密教開抑有由諒有殊意也不可同肉全斷則下人報弱無入道之期似乳通開則上行慢求有惰學之務所以方便引喻為道資形故諸經云依法而用雖受十萬不以為多必未能行一盃之水一納之衣不許輒受斯誠致也是知取納之務務在清心雖許披服而不著可也。

四開許中初科初敘根報不同所下示涅槃開意涅槃禁斷八不淨物綿帛八中之一若時世饑饉乞求難得為護法故則聽受畜淨施檀越文開意別故云密也不可等者示殊意也攝下根則不免權開不可同肉被上根則理須禁斷不可同乳方便引喻即權暫也故諸下次引經轉證上三句即涅槃文必下出佛藏經未能行者不修出世業也是知等者出諸經意遮形資道不為嚴身則不著也。

然三種法衣理非通限還資氈布用準於前良以自餘裙帔唯擬遮寒事不獲已開濟形苦生涯形報終入死門業命未傾資心助道事不獲已供其衣食終號養怨無所益也。

二中初敘法衣須制上已明示故令準前良下出餘服通開生涯言有限也四事供身如養怨家終遭反害智論偈云審諦觀此身必歸於死處難禦多反覆背恩如小兒是也。

如能志節高勁情割浮華敬重正宗死而無恨者斯則比丘法行列聖崇之如艸繫海板之儔也約戒命難是所通開約心忍死奉而不捨故為幽冥之所翼贊經論之所昌言此但遮戒以死持之何況性重多而不厭誠可怪也。

三中初敘高行勸勁強也正宗即佛教行遵聖教故名法行如下次舉昔緣勸出大莊嚴論彼說昔有比丘為賊剝衣賊恐求援以艸繫之以護壞生不敢挽斷又一年少與上座過海失船俱溺年少捉板上座告言不與我板違敬犯吉年少護戒以板付之遂為海神接於岸上故下云幽冥翼贊即其事焉昌明也此下三躡緣以責蠶綿害命故是性重多犯不厭不懼來果故是可怪。

問繪纒過本非仁育所懷微行供獻有開福之業如何頓斷絕杜希向之心耶。

二供施難中意謂或施綿帛令製法衣安得不用違彼施心杜塞也。

答夫供施之法淨於三事隨一有染名不淨施論分四句豈不然耶且淨行滅惑作福難諧機緣構接開其供施用捨本貪不遮財淨致雜受報若全閉拒則蒙俗無由樹因至於雜報則生生常淪苦海罪福雙感厥致在茲。

答中初科初明施法智論云三事因緣生檀布施一者信清淨二者財物淨三者福田淨(謂所施者)四句出涅槃經一能施清淨受者不淨二能施不淨受者清淨三俱不淨四俱淨且下顯多過智福二分淨行滅惑即修智分是教本意作福下即明福分初總示諸遂也構合作邁遇也若下轉釋初釋上邁接至下次釋上不遮等作福不精墮於惡趣在獄則為王為佐主執幽冥在鬼則山澤城隍居尊享祀在畜則象馬禽獸金寶嚴身以罪故墮於三塗以福故受於尊貴故知營福可不慎乎。

而央崛云繪綿皮物展轉來離於殺者手然持戒者不應服著若服者然非悲不破戒。

次明開制初科引經中彼第四卷云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因如來藏故諸佛不食肉耶佛言如是復次文殊一切眾生界我界即是一界所宅之肉即是一肉文殊白佛珂貝蠟蜜皮革繪綿非自肉耶佛言勿作是語如來遠離一切世間如來不食若言習近世間物者無有是處若物展轉來離殺者手則可習近等餘如文引言持戒不應服大乘制也服者不破戒小乘開也違於大行故曰非悲。

據此教門開閉殊致閉則示含生之可救誠損害之難任開則以喪命而成衣權接救於寒苦且自無悲之誠終為永斷之言許服之方止是救時之弊。

次文初出制開之由任猶忍也喪害也且下次推開中之制方謂權方。

至如山寒賊奪開服皮毛疾急苦煎聽資乳蜜非為通化薄設權宜仰度誠文意言為允革衣皮服律具制之去其奢甚止足為本至於黑白氈衣律亦通約求索過度傷俗壞道制捨入僧剪毛存命誠用顯仁故開服著。

三中初引難開正引皮毛因言乳蜜薄猶暫也如上諸開意裁理當故云為允革下次明元制初明皮革全斷律中皮革艸葉樹皮鳥毛珠璣等皆不許服同外俗故去奢甚者顯制意也至下次明毛氈開制捨墮中二毛臥具但制相參顯是通用求下明制生譏故傷俗長貪故壞道剪

下顯開毛氈剪鬣不同皮革。

然則損生之累厥趣難清薄為引之鎮銘座右且身為苦器安能繫而不食隨身糧粒存生之務誠重至於放火焚山引水溉地翻覆殺傷殘害逾甚況復囚犢捋乳劫蜂賊蜜蟲豸之封菜蔬蠅蛹之依食器薪水生靈過於倉粟艸土含識同聚成村身口所經寔難無患。

二中初科初敘由趣謂意趣鎮置也銘座右者令書此文日夕常見以自警也且下正引又二初明有身須食眾惱所聚故云苦器論語孔子云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至下次列其傷害前明口腹過多溉音蓋灌也翻覆謂耕墾也取乳必須繫其犢取蜜必先熏其蜂豸音雉有足曰虫無足曰豸封聚也蛹音勇字書云蠶化為蛹今謂小飛夜中。

然則過之大者無越蠶衣觀其養殺之儀經稱惡戒比夫屠獵之量萬計倍之而世言屠伯無不恥之及至同利縑繒昌言顯迹而莫厭者同惡相濟也。

次科初顯其過重養而後殺事同屠獵惡律儀戒害命尤多故復倍之涅槃云若能破壞一切眾生十六惡律儀是名持戒何等十六一者為利養食羔羊肥已轉賣二者為利買已屠殺三者為利養食豬豚肥已轉賣四者為利買已屠殺五者為利養食牛犢肥已轉賣六者為利買已屠殺七為利養雞令肥已轉賣八者為利買已屠殺九者釣魚十者獵師十一劫奪十二魁膾十三網捕飛鳥十四兩舌十五獄率十六呪龍而下次責其受用屠伯言其長也謂經稱惡戒即同屠宰是顯其惡迹厭猶恥也彼此共成非義謂之同惡相濟。

固當齊約用息凡情但五濁未消三障常繞豈非嗜欲之變使之然乎當知報居季俗宅此形神受用使之損他成己為惱為辱深可厭也。

三中初誠令稟制齊約之言或兼前食飲或普告同遵兩釋竝通但下推示貪情五濁未消消即滅也一劫二見三煩惱四眾生五命五皆名濁體非清淨故三障一煩惱二業三報三竝名障礙於聖道故繞謂纏縛也當下勸令厭捨季俗通召像末宅居也形神即身心。

至如商那比丘胎衣被體面王釋子報服隨身長指四海而為家日一〔歹*又〕/食而謀道無欲無為斯可尚也。

三引勝報中初科商那和修亦云舍那婆斯此云胎衣付法藏傳云由前世以一衣施辟支佛五百生與衣俱生在胎為胎衣出胎為嬰孩衣出家為法衣等面王釋子分別功德論云出此比丘頂上空中有寶冠相因名面王恐為王害故捨出家祇以一〔疊*毛〕為法衣更無餘服等若據賢愚經云面有王字故得其名無求故無欲無營故無為尚謂欽羨也。

況復北有樹衣上天化服隨心輕重逐運新奇。

次科北有即北洲也樓炭經云北鬱單曰諸河池上有諸寶樹香樹出種種香衣被樹瓔珞樹出種種衣被瓔珞音樂樹出種種音樂樹高七里下至二里等上天即六欲天四天王天衣重十二銖三十三天衣重六銖他化自在天衣重半銖故云隨心輕重也運即是時。

或委質淨邦以法喜而充食寓神華內以慙愧而為衣斯道可祈行因無不至也。

三中無量壽經云彌陀淨土自然衣食隨念而生法喜慙愧舉其因行法喜資神故如食慙愧嚴身故如衣自然衣食由斯而感祈求也言可求者因果必然也然因行多途隨己力分廣如

大小彌陀經十六觀經等具明修法如別所論。

問如何立行用祈彼耶答夫萬化在於一心行成而終果剋如影響矣義須厭斯胎報誓竭貪源則受生依化矣身既化生則飢渴寒熱絕於心矣形服所資不傷含識既安柔忍則所服無外矣。

問答中初明往生之理萬化總收十界依正一心即今現前思念隨緣而動動成因果因如形聲果喻影響言其不差也萬化既出一心乃知一心具含萬化又知萬化體即一心則穢土淨邦固非他法慈雲法師所謂迴神億剎寔生乎自己心中孕質九蓮豈逃乎剎那際內唯心淨土其理炳然必欲同舟更須研考義下次示因果之相初明受生淨上二句是因下一句是報蓮中託識法性生身故云依化身下次明內資淨雖有珍味聞氣而已故絕飢渴形下三明外資淨衣從念生故知無外。

故有梁沈約碩學英才位處權衡情安仁恕立究竟慈悲論曰外典云六十者可以衣帛則此年已前宜布矣七十者可以食肉則此年已前宜菜矣夫聖道隆深無思不洽仁被羣生理無偏漏禁肉之旨載現于言黜繒之義斷可知矣然禁淨之始猶通蠶革蓋是敷說之儀隨機未已豈非一朝裂帛可以終年烹牢待膳亘時引日拯危濟苦先其所急敷說次序義在於斯自涅槃東度三肉罷緣服膺至訓長蔬靡倦而蠶衣繒服曾不惟疑此蓋慮窮於文字思迷於弘旨。

四中初科初敘其人碩大也智過千人曰英位處權衡按吳均齊春秋云約永平八年曾作中丞後退狎隱淪故封隱侯究竟慈悲即取涅槃大乘了義以明佛菩薩行也外下次正引論文多脫略須具引之論曰外典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則六十者可以衣帛矣(孟子作五十者)雞豚犬鼠(孟子作狗)((巨-口)@-)/(北-七+(矢*七)))勿失其時則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然則五十九年已前所衣宜布矣六十九年已前所食宜蔬矣即禮記王制云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暖比上年數小有不同上引外典禮法夫下次究內教開制初明通制聖道即佛化思即慈心洽謂普沾也小教許食三種淨肉楞伽涅槃制斷故云載也黜丑律反貶去也以肉狡繒害命理一故云可知然下次釋暫開禁淨始者謂小教初興未已謂不了之教豈非等者出權開所以牢即是牛待備也亘竟也引延也自下三敘昔迷三肉僧祇中不見不聞不疑為我殺者謂之淨肉佩服於胸中謂之服膺隱侯自謂也經文禁肉蠶繒可知獨不疑之是迷其大旨窮猶滯也。

文多不載觀隱侯此論得其大歸律制嚴明非可詳覽故興宏致耳竝如上所引可用鏡諸。

次科初句顯略觀下稱其得要律下點其未詳前引諸律甚嚴且明隱侯未悉但據涅槃故云宏致猶言大略耳竝下指前所引鏡明也諸即語詞。

勝德經遠篇第三

第三篇篇目中法衣功力近則生善滅惡遠則超凡趣聖故云勝德一披其體於自行則終至涅槃就化儀則住持莫極故云經遠也。

問上明衣體慈忍居宗蠶帛由於燬縲義當永約麻布在於緝紡理歸弘訓固得受淨無染持奉有儀頗有殊功開萌世表。

問中初躡前篇燿音尖以火滅也縲音騷字書云縲繭為絲也緝七入反績也頗下申疑問頗者有無未決之詞表外也。

答善因積德於心嘉祉緣成於境幢相既立則羣鹿安神鳥王懷怖龍子保命惡鬼潛形人見生善即其事也況能祖承正教受用得儀近則隨行自修遠則資成聖業。

答中初二句標示上句約服者成因即自利也下句據見者生福即利他也祉即是福幢下牒釋初釋上利他條相四圍有同佛塔故云幢相羣鹿安神者多論云何故受戒須衣蓋者答一為威儀故二為生前人敬信心故如獵師著袈裟鹿見著異服故無怖心三為表異相內法亦異故鳥王等二句止是一緣僧祇云金翅鳥以龍為食鼓兩翅相去五百五十由旬扇開海水龍宮即現龍怖求片袈裟著宮門上鳥見尋生敬怖惡鬼潛形者僧祇云得以小片袈裟與俗禳災是也人見生善見上多論況下釋上自利上二句明稟教無違下二句示成因感果。

故大悲經云披著袈裟者性是沙門汗沙門行於彌勒佛乃至樓至佛得入涅槃悲華經明五種功德一入我法中雖犯重罪一念敬心三乘授記二天龍人鬼能敬著衣三乘不退三者人鬼得衣乃至四寸飲食充足四者眾生違反念袈裟力尋生悲心五者兵陣不傷若無五力欺十方佛等。

次科大悲經性是沙門性即戒體智論云受持禁戒為性鬢髮染衣為相汗沙門行謂犯重者彼經云佛告阿難於當來世若善男女於我法中出家披諸法服者於賢劫千佛出世我當第四彌勒當補我處乃至下如文引悲華經明釋迦因地曾為梵志名為寶海遇寶藏佛以四事供養發菩提心遂得授記即於佛前發此五願一及四五竝滅惡也二三即生善二生出世善三生世福五中經云四寸著身戰諍俱息謂兩敵皆無傷害之意後二句立誓可知。

法色光俗篇第四

第四篇篇目法色則無出三如光俗謂能生世善。

問上引大乘中被服染衣未知何色成於如法。

問指上經即大集文。

答如經律中通云壞色故文云當以三種青黑木蘭隨用一壞成如法色。

答文色體中初科引文即九十中白色三衣戒。

良以習俗難改貪愛叵除戒律從緣其相隨結搢故在新割廣歸狹等例是也。

二中初科習俗謂著欲之情叵不可也律從緣結者因前白色也下舉坐具搢割二制用顯衣色故云例也。

故五大上色不成受持也莫非隨事節心捨於俗習如世朱紫非榮達則無服之異等例也。

。

次科初示非法五大即五方正間青赤白黑黃為五正緋紫紅綠礪黃為五間莫下出意朱紫世以為榮出家超世故須捨之今時釋子反求紫服以為榮身豈非猷棄聖道翻希入俗乎業疏云錦色斑綺耀動心神五彩上染流俗所貪故齊削也予嘗考儒典服皆正色先王制度莫不使人遠邪守正故三代所尚夏黑殷白周赤皆取正色論語鄉黨云緇衣羔裘素衣麤裘黃衣狐

裘又曰紅紫不以為褻服文中子曰君子非黃白不衣等今時士大夫所服綠與緋紫無非間色自古至今徒知服用未聞辨正非先王法服不敢服不識何謂乎。

不正壞色唯釋門所懷別邪正也故九十六種外道其徒不倫或裸或衣或素或染莫有定者釋門不爾俱服染衣色非純上絕於奢靡。

三中初明標簡故下較異外道六師各出十五弟子所計各異故有九十六焉裸即果反赤體也衣有多種或全段[疊*毛]或鳥獸皮毛樹皮艸葉等素染不出正間釋門二別俱染者異上不倫也非純上者異上素染也靡謂靡曼美色也。

然上明青黑名同五色如論律中似而非正。

次簡色相初科名濫體別故須辨正如論律者僧祇云青謂銅青(色似銅也)黑謂雜泥等木蘭謂諸果汁(鈔云彼翻律者不見木蘭故)十誦云青泥棧多論名紺黑青等如鈔廣之。

木蘭一染此方有之赤多黑少若乾陀色。

次科定相中鈔云予於蜀部親見木蘭樹皮赤黑色鮮明可以為染乾陀樹業疏云南海有之疑是木蘭梵語耳。

經云見我弟子被服赤色謂呼是血論言我著赤衣映珠似肉等是也今有梵僧西來者皆著此色即其證也。

次科又二初引經論證涅槃云佛言如提婆教闍王欲害如來是時我入王舍大城乞食王放醉象欲令害我及諸弟子其象踏殺無量眾生多有血氣是象嗅已狂醉倍常見我翼從被服赤色謂呼是血而復見趣等大莊嚴論鵝珠比丘著赤色衣入城乞食尋至一家衣色映珠鵝謂是肉遂乃吞之主不見珠謂乞食比丘所盜因而被打為護戒故終不言等又善見云善來比丘瓦盃貫左肩青色袈裟赤色鮮明皆可證也今下次引現事證。

然赤為正色微有差殊此土真緋僧祇所斷明知不正即袈裟色也。

三中亦由名同體異故須點之僧祇云真緋鬱金紅藍染等不聽用。

由色外顯容光易明見色知人是解脫者如上已說。

三明意中所謂章服人之表者義見此也如上即指初篇。

餘有雜悔衣色非正非上即得加持但離俗習便成道相故頭陀五納水浣為淨新衣壞色故搢為淨坐具初成亦以故搢引多文證者莫不抑貪競之奢華割封滯之生情者也。

三中初明雜色但離正間如多論云若赤白黃不純大者亦得是也故下次引文證四分得上色碎段亦得裁作五納衣又云得糞埽衣浣染四角點作淨僧祇云若新僧伽梨趣一角作淨鈔云或以物貼或以點著坐具搢故如捨壺中引下示制意貪競是業封滯是惑生即眾生。

裁製應法篇第五

第五篇篇目應即是合。

問出家靜節省事為先隨得受用安心行道比見法衣橫加割截方復連綴號曰聖儀損功妨道豈復過此幸賜誠文用祛昏漠。

問中初敘出家本志比下明制造事煩割己復綴事是可疑祛去魚反拂去也昏漠謂疑惑也。

答論其本制出自聖心義不徒張深有弘致故僧祇云三衣者賢聖標幟理越凡心也故律中沙門衣有三種賤初體賤者人世所棄之衣也二色賤非是正上之色也三刀賤割碎連之斷貪賊之利也又異於外道故服此衣。

答中初科初推本制故下引示初引僧祇幟音志試熾旗也或作識音志訓記皆謂簡別也越謂出過其外故下次引四分世所棄者謂糞衣也斷賊利者律云不為怨賊所剝又下即出十誦。

且條堤之相事等田疇如畦貯水而養嘉苗譬服此衣生功德也佛令像此義不徒然故律云五條十隔者是也至於條數多少堤量短長各有誠文如別所引。

次科制意中初示割截意疇亦田也畦即塍壇故下示條堤相四分但示五條七條大衣從九條至十九條多論分九等極至二十五條故云各有文也五條十隔七條二十一隔乃至二十五條一百二十五隔。

昔江表十誦律師臆斷彌勇見於七條兩長一短便謂九條三長為正是聞薩婆多論九品大衣明教也彼論上品三種大衣四長一短下品三種同於七條不可乖也。

次斥非中初敘非臆斷彌勇言其狂簡也噫即胸臆是下引斥。

比見條葉不附正儀三寸四寸任情開闊浸以成俗彌開華蕩之源故僧祇律廣齊四指小如穰麥得分畦畔為世福田今則過其正度故非法服所以衣服立量減開過制者俱同抑貪競之情也。

次科初敘非正儀即下僧祇據三四寸未為過越但不知法制闊狹無準故曰任情浸謂浸潤日久而壞故下引示四指即中人一指面闊一寸穰正作[麩-夫+廣]大麥也所下顯意三衣坐具竝制過量三衣極大不得與佛衣等人情好大故特抑之。

比見梵僧縫其條葉問其本據云彼皆然。

三中初文縫條葉者不開割相。

今以律檢都無縫者故裁縫見葉表其割相今竝縫合無相可分如律道行刺鉤葉破當反披之又衣葉宣脫當馬齒鳥足縫之又五分云衣下數破當倒披之在雨中行水入葉中應順披之而今總縫何勞若此是知中國失禮求之四夷中濁邊清於斯可驗。

次科初準教顯非如下引文顯正二律三義明下不縫而下三責其失法中國下二句是陶隱居語彼以此方洛陽為中國四海為四夷今借用之以梵僧來此衣葉皆縫是則中梵不如邊方故云中濁邊清矣。

且印度部執偏駁不倫隨得一文曾無考究律中四說不許輒行但依誠教自無尤執矣。

三中初引分部為例印度亦云賢豆身毒天竺等續高僧傳云本音因陀羅婆陀那此云主處謂天帝所護故也賢豆彼國訛語身毒天竺此方訛稱也佛滅百年分五部四百年分十八部智論有五百部皆隨情計集以成部故有偏駁駁雜也律下次指四說彰非本律增四文云佛告

比丘有四大廣說一若比丘言我親從佛聞二云我從上座聞三云我從眾多比丘聞四云我從一比丘聞竝須審定文句檢尋三藏不相應者語云非佛所說若相應者語云是佛所說應自說教他勿令忘失等準感通傳彼因比丘入王宮外道置刃於衣葉中誣告於王由是誅一國比丘有知識者權令縫合從茲五竺習以成風義淨寄歸傳反取為據斥今開葉彼云五天皆刺葉獨東夏開之親問北方諸國全無開者是則昧於正教憑於妄習宜用四說以定否臧。

方量幢相篇第六

第六篇篇目方是衣形量謂廣狹幢相是喻如上已明。

問方衣出俗殊異世流廣狹之間如何取約。

問中殊甚也約即是制。

答諸律明量多依身肘然其身肘兩有乖張隨報定儀可以成準故文云度身而衣故也通而大約三肘五肘以為本宗臨事制宜不局名教然減量而作同儉約之儀過限妄增有成犯之法故文云四肘二肘不為非法與佛等量便結正篇即其證也。

答文明量中初科為二初通示二量四律多論皆定肘量故云諸律肘量既定身短則衣長身長則衣短故云兩乖上是局量隨下出通量文云即是本律五分亦然通而大約者鈔引上通文已云雖爾亦須措準今準多論三衣長五肘廣三肘等此為本宗謂若身相稱即須依量或有長短方取通文故云臨事等名教即諸律也然下次誠令從局過限即諸部量外成犯法者違制吉罪多論三肘五肘外過日犯長下引二文證上違順四肘二肘四分下衣量上二衣竝三肘五肘佛衣等戒見單提篇。

頃載下流驕奢其度至論儉狹不見其人。

次科頃近也驕奢謂意好廣大違法制也。

而大聖本制三衣西方但有此衣餘無別服故文云但三衣也後有覆肩袴支之服相亦變方故僧祇云長四肘廣二肘是也元制所興本唯尼眾今僧服著僭通下位而袴支上狹下廣壞絕淳源。

次辨相中初科初正示三衣但三衣即本律十二頭陀之一後下次明餘二衣又三初顯相覆肩覆右膊也袴支梵語上有僧字正云僧却躋比翻掩腋衣掩左腋以襯袈裟祇律約量可驗變方元下示本制尼弱故須僧非所用阿難美貌女見心迷故獨開耳住法圖贊云今僧服者濫矣即今褊袖左是袴支右是覆肩二衣綴合非本制耳而下別點袴支相本變方而世謂是上狹下廣故壞淳源也然律云得上狹下廣聽作袴支謂裁作耳。

即僧傳云不意方袍復有平叔者是也又曰袈裟無領標解脫之衣盞孟無底表難量之器皆謂被服足以遮形解釋索然無繫成本志也。

二中初引文僧傳即劉遺民見肇論歎美之詞何晏字平叔業儒能文故以僧肇比之今取彼文但證衣相又下相傳是廬山遠師語合云袈裟無領非朝宗之服盞孟無足非廊廟之器今文易之難量謂無盡也皆下顯意著脫省易明非滯物故云成本志。

今時三衣如本未改亦有生情妄施綱紐兩覆肩上左右掩之大繩結束以為頭陀者未之前聞。

三中初示如法亦下斥非法綱謂施領兩頭置紐左右掩覆以繩束腰如俗旋衫耳頭陀翻抖數經律總有十二種行不識糞衣僭其名耳未前聞者無所出故。

然律有泥洹內衣還如方服繞腰而掩以繩三圍兩跨正後分為三褊抽拔令齊不許其皺如菩薩象所著之裙此土餘衣隨俗裁製江淮則襦襖正背關河則褊袒袴支裁剪尖斜同諸俗服雖云取異終乖本儀因言傍及善無取矣竝如亡物儀中廣之。

四中初示裙衣梵云泥洹僧此翻內衣不許皺者眾學制故此下次列餘衣江淮通指南地江左淮泗也襦即短衣正背俗謂背褡關河通指北方關內兩河褊袒偏袖衣亦似袴支但製度有異故兩出之雖下指非言因及者非正篇意竝下指廣即輕重儀彼云偏袒裙衫震旦法服祇支覆膊天竺本制將彼例此樣貌俱非業疏亦云且順律文非俗非外耳。

單複有據篇第七

第七篇篇目或作禪複重也教文制限不容少多故云有據。

問律明三衣因寒故制論開五義殊有大功結事御時不無乖各如何通耶。

問中初本律衣犍度佛與阿難至維耶離國值冬寒破竹初夜佛令阿難取下衣著中夜取中衣後夜取大衣明旦因聽諸比丘畜三衣多論五義顯須三之意一一衣不能障寒二不能有慚愧三能生物善四幽顯懷德五威儀清淨約下二句正伸疑意以當時所行疎薄違教故御猶對也。

答誠如來問但以變在人情不惟源本本在遮寒單疎非分諸部通會僧伽黎者唯複無單新者兩重故者四重餘之三衣重單兩許糞掃五納無論重數。

答中初科初敘時訛諸下次明本制伽黎須複單則不成新者兩重出四分餘二衣一重故者四重出十誦餘二衣二重律云糞衣隨意多作。

今時夏末一月作衣但計裙帔之少多衫襦之厚薄綾紬之精最鞞鞞之新華唯彼法衣置而不問是則重三聖之所輕厚九流之所薄用斯矯世不亦悲乎當知慣習所熏在心成種輕聖所重世世常輕重凡所輕世世常重如何開導靈府預善來之命哉。

次科初敘其輕法夏末一月是衣時故是下嗟世過倒又二初嗟現非三聖即佛教三乘九流儒宗典籍不出九類一道二儒三名四法五墨六縱橫七陰陽八農九雜儒釋所薄謂美飾也厚亦是重矯詐也當下嗟來報慣習成種積習成性不可改也聖重凡輕竝謂法服輕則惡習難移重則善根益固故竝云世世也善來得戒袈裟自被宿因所獲若生輕易終不預此故云如何等靈府即心神命即召也。

縫製裁成篇第八

第八篇篇目上二字即造作下二字即處置。

問夫性有昏明命有厚薄法衣如法成規則難大聖乘權故當有致請為疏解用濟時緣。

問中初敘報異上句是因下句是果厚者固易薄者則難大下次審教文報既有差教必多別。

答無所不通名為聖也安有膠柱信度而為通照乎諸律成衣隨其豐儉先其本制後隨開給。

答文裁製中初科初明聖智通變無不通者用舍行藏無不可言其施為非一定也膠柱喻其無變動也史記趙奢能用兵奢死趙王使其子括將兵拒秦軍藺相如諫曰王以父能而用其子如膠柱鼓瑟耳信須反覆制度隨變皆無固必則為聖智矣諸下顯教制隨宜。

如僧伽黎欲創裁者二十五條四長一短以為基本財少不足以次減之乃至九條文少不足乃至縵作加縵受持開如法服揲葉五納例此可知作安陀會五條為本割截成之財少不足揲葉屈襠一長一短猶少不足縵作受持鬱多羅者二服之中可三隅反也。

次科初示大衣割揲各九九品為本中二下三縵一為從揲納例此亦為財少故開次明下衣割揲襠三品為正餘竝為從後明中衣割揲二品為本餘從亦爾三隅反出論語。

是知至人靈鑒權機莫思依法而行無非法行背此妄作自受凶終可不誠乎。

三中初二句明佛智微妙依下次明違順得失凶終違制得罪來受惡報。

至於成衣之期不許延日隨時連合趣得遮身反刺直縫新故殊制故大衣制五日不成結罪餘之二衣以類準犯。

次時限中初科初四句示時限次二句明製造反刺謂倒針也直縫諸律多然準鈔疏不許新故單複故云殊制故下引文示四分大衣五日不成尼提僧吉餘類犯者鼻柰耶云中衣四日下衣一日長衣一日同上斷罪。

今有不肖之夫情纏嗜好自迷針縷動必資人但論刺作之織媚不計價功之高下或有雇縫之直倍於衣財履歷孀荒譏過斯負通觀誠教衣唯自縫今則反之罪由此起。

斥非中初文初指人養子不及父謂之不肖肖似也今但通取不似善人耳資猶假也但下列過有二一則貪好費功織媚謂細巧也二則近習生謗孀即寡婦荒謂姪女負佩也通下明違制西天聖賢此方古德皆能針縷手自製衣針綿刀斧動必隨身故能離過抑生物善審事非難習之可也。

有心行者徙轍開蹤當尋聖主之誠又窺遺囑之旨隨宜約略即得依承終歸大捨未勞曲慮。

二中初勸省略有心謂克志向道之人徙改也轍即車轍謂改革舊轍而開發新蹤聖主誠者即自縫制遺囑旨者即遺教經中令珍敬木叉又令捨其飾好著壞色衣等終下次誠勞神大捨言其死去一毫不隨也。

所以陳如入般乃在窮林牧人質之五文而已自餘凡鄙安可強乎。

三中緣出僧祇具云阿若憍陳如阿若是名此翻無知謂識達空無故憍陳如是姓此翻火器其先事火故窮彼正作空彼云牧牛人送衣與王王即評直五錢依法斷還沙門。

恥惡衣惡食俗儒不行況出有者心懷此也。

四中文如前引舉俗況道可令媿省。

及成衣也四周安緣四角安揲前鉤後紐中條兩靡障垢膩衣揲於領背竝出正量如事鈔中。

三嚴飾中初科揲角為助牢靡順也左條左靡右條右靡中間兩向靡謂條葉相壓須左右兩向也障垢衣襯左肩也出正量者次列五事條靡出五分餘四竝見本宗。

今作衣法大如所論鉤紐妄施相量顛倒十誦云去緣四指前施鉤去緣八指後施紐良以用衣右角掩覆左肩前鉤後紐收束便易五分明裙左掩其上如俗所傳左衽是也。

斥非中初文初二句指餘如法大如所論謂大槩同前鉤下別辨非法初明鉤紐相量倒者四指八指前後乖故五下次示裙衣左掩上者右向一頭掩從左去論語云微管仲吾將被髮左衽矣謂不知禮義同於夷狄也此方右衽風俗不同。

今時行事裙皆右掩法衣披著右角垂前故迴背紐前施八指如律所約象鼻著衣正篇明犯理須反迹所以西來聖像東土靈儀衣在左肩無垂髀膝威儀不壞也。

次科初明裙反法下次顯衣倒律所約者眾學制故彼云象鼻者垂前一角也下引兩土聖像以示正儀若準感通傳初在左臂次安肩上後垂腋下如彼廣之。

今則不爾或有縫帶長垂銀鉤現臆金玉之飾亂舉於蒙心華俗之結覩縷於道服佛胸萬字條條間施在尼師壇坐坐成罪況復綾羅紗縠絲縷已是蠶衣文綵輕疎約教彌成俗服斯蓋竝乖正則作者詳之。

三中初句總示今不爾者反上制也或下別列有三初條紐非金玉亦謂作鉤紐也華俗結者盤結為華也覩魯和反覩縷謂煩亂也今時鉤紐亦有金寶骨牙闊如胡餅白條盤結多樣翻騰背面長牌百端細刺不知法制妄出胸襟在古尚然今何足怪少有明識勿逐淫風佛下刺作非萬字梵本作[歹*厶*厶]今多作卍梵云室利鞞瑳此翻吉祥海雲由佛德相在衣已謬坐具尤乖穢觸幔易制輕業重況下體相非蠶衣俗服上下互舉義必兼之斯下三結詰則亦法也。

補浣誠教篇第九

第九篇篇目上二字是所為事下二字即所據法。

問世相成壞居然有之如有敗壞何方補浣。

問中初通舉世相即指世間有為之法居猶必也如下別問衣資方亦是法。

答誠教所及有義有文如善見說衣中壞者縫合兩頭刀決開之加緣而服不失受法乃至一條二條以物簪補如四分中破及二指即須補之。

答中初科上二句通示如下引文善見縫合決開護受法故乃至者彼云若衣欲破未穿或一條二條先以物補後割卻故者不失受簪作含反四分可解又云隨孔大小方圓補之。

如論所明若浣重染皆不失受如薩婆多論縱使都壞但緣不斷皆不失法廣如事鈔。

次科初指善見論云若浣增色脫色不失受中間穿則失受多論約緣事鈔文猶存兩解業疏定取多論下指事鈔亦見二衣。

加法行護篇第十

第十篇篇目加法謂資以勝業行護謂敬而奉持亦即兩科入文可見。

聖種之衣以法成異無法之衣未足祇奉。

加法中初科吾佛建化以法為宗衣藥資緣制須受淨文云異俗且據一端細考權謀不無深旨始則使其繫念漸息妄緣終令截彼貪情盡祛煩惑故也祇即訓敬。

如律所約令受持之然不出文蓋是傳略通括外部咸有受文故須該練隨受辨護。

次用法中初科四分但云三衣應受持若疑應捨已更受既令受持義必有法翻傳脫略固不足疑外部受文如後所引該通也。

自古羯磨咸引其文乃引異宗共成此部或用僧祇加受持者計法本一隨流味分須知行護其義不等四分辨失隔於明相僧祇開會暗去明來是則持犯天乖何成以隨資受誠不可也十誦明斷四分不殊可依彼文用加此服。

次科初明取外部相成或下顯用有同異有二初用僧祇初敘異對按本宗法同行別故云不等四下引示二律相對須作四句一明去明來(隔明諸律同犯)二暗去明來(餘律是犯僧祇獨開)三明去暗來四暗去暗來(通皆無犯)天乖謂同天地之別受稟四分體中具行今既乖體故非相資次用十誦彼與四分法行相符加法之文備在事鈔。

至於行護部別具彰如四分云所行之處衣蓋隨身猶如飛鳥僧祇敬護三衣當如塔想十誦不得撻糞擔木等律中五事留僧伽梨一疑雨二疑怖三藏舉四浣染五經營若有瘦病衣重難持僧作法開得離一衣乃至九月緣一有差不許加法。

次行護中初總標如下引示四分制常隨僧祇令尊敬十誦教愛護本律五事開離大衣計非隔明有病得法則許永隨一衣即伽梨也十誦夏分不許離衣除夏三月故開九月緣差不許者人病衣輕人健衣重也。

然釋門正化以法為宗準法承修如車行轍故衣雖多不受持者無離法罪但越威儀別有科咎所以隨道要務竝加持故。

次結勸中初科初敘三衣須法所以轍即車道不加雖離無罪反顯加則有功然衣不加持雖常受用缺壞二吉日別雙犯故云別有科咎所下次示餘物例亦加持即蓋與坐具百一之類。

法衣被身以遮外也應器資食以充內也內外不持皆結其犯違犯順法俱名作持上既衣食以濟形必須憑處以清識故隨身坐具以法加持結形正意終於生報斯事畢矣。

次科初明內外兩資不持即是止犯守持離過名止持違教妄用名作犯上下次明坐具清識識即是心謂修習禪觀更須漉袋慈護生靈小不須法制必隨身上是別敘結下總括結形謂以二資束約其身正意即用坐具而修觀養生義足更無佗營怡然待盡以期超世故云終生報等。

世之情學多不依承初受具日無不受持漸染消亡率皆縱蕩隨得引著曾不留心既無法服恒知露體以此生世徒喪天年故文云徒生徒死其得其人也夭折之甚無過斯酷。

三中初科初敘慢法漸染謂染於塵俗消亡謂失其本志不留心者謂輕易也今世初受多借衣蓋欺罔脫漏表至而已此時尚爾厥後可知輕身害法誠為痛心既下顯過患徒空也下引文云即三千威儀也彼云出家之人若不坐禪誦經營事無利於身虛受一報不唯徒爾況有來苦未易堪也夭折謂不終壽即現報也酷猶害也。

計其恒度以法煩心事不獲己須鬚須著何者割情約欲誰不知高習俗未亡欣於下達鬚染之相意在降心依法不服交虧厚利是則懷利養身終歸螻蛄以斯經世同上可悲。

次科初出其所見常度謂淺識也何下推其所由又三初敘志劣下達常流也鬚下次出妄計彼謂鬚染止為降心不假儀服身依法門而不著者恐失利養此則顯上事不獲己之意也是下結責死填溝壑餒餓螻蛄迷此養身不知無濟同上可悲即前徒生死者。

何如外依聲教如法奉持內觀心本以靜封滯逆旅之喻已挂於俗流磨鏡之方復弘於道法懷情據此夫何言哉。

三中初勸雙修外持法衣內修觀行則二諦竝運三學俱全逆下舉喻顯左傳云保於逆旅注云客舍也挂猶示也謂使俗流知其無滯耳方比也圓覺云譬如磨鏡垢盡明現等上喻依教下喻觀心或可逆旅出彼儒書即引俗況道也挂宜訓見後二句索於來學意謂有能志此則不須言反顯上文為未能者耳。

余以貞觀末曆擯景山林終於顯慶二年十有二載年立耳順朽疾相尋旦夕守死無容於世不以庸薄曾預見聞輒舒引示式酬來貺諸後遇者幸究遠圖願不以情累於文也顯慶四年重於西明寺更為陶練文不逮意略可詳之終擬諸後披而拔俗者可不爾徒虛言爾終南山沙門吳興釋道宣記其程器時序。

三批誌中三初敘居山武德改貞觀唐太宗號得二十三年高宗即位改永徽得六年又改顯慶得五年今以二年逆推十二載則當貞觀二十年歸隱終南山也時年六十餘故云耳順名出論語無容於世言其非久也不下示撰述又二初敘艸創示言庸薄勗狂簡也示曾見聞誠怠墮也酬來貺者漢陰請也究遠圖者使求意也圖即是謀不累文者令忘筌也顯下二敘重修三年高宗造西明寺遣鴻臚卿劉審親往喻旨詔為上座次年修治故重記之文不逮意易云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蓋言有限而意無窮文即是書書尚不能盡言況盡意乎拔俗希出離也不爾徒言恐後世不稟責之深也終南標居處也吳興即今湖州父祖之鄉不忘本也法語示人謂之程器有本於後復有一序乃是戒疏後批後學無識連寫附此自是傳訛至今不曉昔人科為絕筆有據考其文理略無干涉印本削之宜矣。

釋門章服儀應法記(終)

No. 1097-B會章服儀應法記因跋

夫肉食蠶衣為方未異害命天生事均理一也是以南山大師修奉無上士之制禁而誠於一切所須造之以繪續乎然即世學士去聖緬邈也僅知著用之制未識三尊供養亦制焉肆今

援世雄金言呈之珠林曰依宣師感應記說佛言我於三藏教中雖聽用繒絲供養三寶本非是蠶口所出也此閩浮洲之外有千八百大國竝有繒帛皆女口出之由不害生命故許用之明知經律中說開之不殺絲綿矣如今世之帛害生無數豈可依一往說而棄天人之曲辭哉冀諸大德聆義則革執乎麻而捨乎金王者之極警也。

肯

正惠第三星宿癸巳雨際之始扶桑國南嶺觀史陀焞芻良信閣筆故誌